

电视文学本

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

陈嘉庚

孙小宇

(第6—8集)

福建省委宣传部

厦门市委宣传部

福建电视台

联合录制

厦门电视台

一、厦门演武场 白天

点烛香燃纸钱。

阿龙腰间插首匕首，身上纹着青龙，他与一个穿长衫的老者窃窃私语着。老者：“阿龙兄弟，今天不对头！会不会陈嘉庚请来警察弹压我们”。

阿龙：“无论他搞什么鬼名堂，你要咬紧牙关不放松！”

有二班风枪的警察小跑进入演武场。

老者还在阿龙耳边唠叨：“这一天五元钱不好赚，弄得不好脑袋要搬家的。”

二爷对着一群用钱雇来的墓主，他发着指令：“大家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盯住你要守住的墓，就是枪架在你的脖子上，都要脸不变色心不跳。要让别人看不出破绽，避开嫌疑，那谁也不准改口……就说墓里面躺着我们家祖宗，谁破土动工，想掘我家的祖坟，不如先打死我吧……”

阿龙：“要不拼个你死我活，要不拿出三千、五千来。”

墓主张张诚恐诚惶的脸。

陈嘉庚：“鞭炮放得响，纸钱烧得旺，让过去的人快活，使现在的人宽慰。”

一队近十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吹起送葬乐曲。

阿龙举着小旗，领着墓主呼着口号：“谁掘我的祖坟，就与谁拼”，“还我钱财，归还墓地！”这是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，衣着手持、神态都学着当时的学生腔，口号声喊得零零星星。

陈嘉庚在陈六使陪同下，针对喊着口号的阿龙，严正地：“阿龙！”

阿龙猝不及防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

陈嘉庚：“我陈嘉庚不但喊得出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底细！”

阿龙语无伦次地：“我这支队伍都是墓主，墓主们为了这块风水宝地都准备豁出命的，今天连我阿龙也把老命赔上。”

二爷也举着小旗带领喊：“要迁墓寸土不让，要命有一条！”

陈嘉庚看到近四十人的队伍里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笑，陈嘉庚忍下一口气，然而突然地提高嗓门：“我陈嘉庚为了在演武场兴办一所厦门大学，连地狱都敢闯，还计较什么命不命！”

阿龙与二爷迅速地互相一瞅。

陈嘉庚走在西洋小乐队与持枪的警察之间，他好象在检阅队伍侃侃地：“一个人敢闯地狱，那自然不怕鬼！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沙，这些坟墓十墓十姓，百墓百姓，如果死者躺在地下如墓主有灵有信如果生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，那么不论他是生者或死者，都能痛心疾首地看到，这演武场，国姓爷郑成功驻军练武之地……”

一排警察认真地听着。

陈嘉庚：“它的东面台湾，被日本霸占了，西南面的鼓浪屿，已沦为万国公地，身边的厦门港，开进了多少外国的兵舰，炫耀着他们的武力，今日国势危如垒卵，厦门危在旦夕……”

持西洋乐器者慢慢垂下了头，被召来的市民面面相觑地听着。

陈嘉庚继续地：“国家要是灭亡了，生者成了亡国奴，这死者，不是成了亡国之鬼吗？”

阿龙向二爷暗示一下：“陈嘉庚好不容易拿到地照，他是决不会退让的！”

二爷：“这是妖言惑众，鬼话连篇！”

阿龙带头呼着口号：“不听妖言惑众！不信鬼话连篇！”

二、厦门天主教堂 白天

神父（或牧师）站在圣母下祈祷着：“主阿，您与我们同在！今天，我们在上帝的名义下，汇集在一起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”

郑琼珠和李伯希穿着婚纱与礼服，站在圣像前聆听神父的祷词：“李伯希，你愿意娶郑琼珠小姐为妻吗？”李伯希：“愿意！”

这是一场豪华型婚礼，教堂内宾客如云。（男女各壹百人），其中有郑家天妇、陈夫人和水仙、阿珠、阿妹。

神父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你要一辈子以她为伴，不管她贫穷还是富裕，不管她健康还是病弱，你是愿意永远爱她而不爱其他人吗？”

李伯希再次回答：“愿意！” 3

水仙对陈夫人私语：“太奢侈了！这里是西式婚礼，家里大摆中式堂会，还要演三天三夜的戏，真是土包子开洋荤”。

神父在问：“郑琼珠，你愿意嫁给李伯希先生吗？”

郑琼珠：“愿意。”

陈夫人：“真没想到郑明辉回国后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富足就这样摆阔气？”

婚礼还在进行中，神父：“你是愿意永远爱他而不爱任何人吗？”

郑琼珠回答着：“愿意！”，李伯希在四周张望着。

人群里有位很 的穿着日本和服小姐跟李伯希打着飞吻，她的旁边是王胡同。

李伯希兴奋不已，郑琼珠忍气吞声。

神父有些察觉，闭眼，他近于心声：“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有罪的，愿主饶恕我们！（睁开眼）也宽容这一对新人。好，一对相爱的新人交换结婚戒子。”

郑琼珠脱着戒子的手，只见阿珠对着水仙埋怨地：“我们陈家人的脸往那儿放！阿财伯怎么肯把女儿嫁给一个花花公子。”

郑明辉看着李伯希脱着戒子的手，他发狠地：“丢人现眼！”

郑夫人也在埋怨郑明辉：“都怪你爱贪不义之财，报应怎么可以落在女儿身上的。”

新郎新娘在男女宾相陪同下，步出教堂，王胡同从穿和服的小姐手中拿过一张纸条，~~递~~^伸向李伯希，阿妹十分警惕地：“呀，不好！王胡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”

李伯希接过纸条打开一看，纸条上书写着日文：“不管婚礼进行到何种程度，下午四时在老地方会见！吉田和子”（打中文字幕）

李伯希回头一瞥。

吉田和子与王胡同不顾一切地鼓励他的眼神。

李伯希连连点头，他迫于无奈跟着队列往前走，跟在人群后面的水仙嘟哝地：“不是嘉庚叔再三鼓动，我们决不应该来这里受罪！”

陈夫人善意地：“阿财哥与你们都是自家人，自家人有难处，我们有责任设法援助他。”

水仙：“怎第个援助？”

三、厦门渔武场 白天

陈嘉庚一举手杖，激昂地：“救亡国家，匹夫有责，只要人人竞争办学的义务，注重教育，蔚为风气……”

阿友：“天地下没有这样的人，这些话，鬼才相信”。

二爷纠正地：“鬼也不会相信，鬼相信了，我们不是要迁墓了！傻蛋”。

他俩的对话引起一阵哄笑。

陈嘉庚有理有节地：“你们信不信无关紧要，我倒劝你们，摸着心口问一问，你们到底替谁说话？秤砣虽小也压千斤的，是条好汉该说实话，办实事，别忘了我们

都是中国人！”

阿龙不些流氓腔：“既然都是中国人，陈先生又称对我们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，那第何必请警察署弟兄真枪实弹地吓唬我们呢？”

陈嘉庚动情地：“你们不是讲江湖义气吧？爱的应该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好汉。正因为我还相信你们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天良！至于这些~~劣等~~的枪，弹腔里装的是空炮弹，为我动土迁坟助兴的。”

一排警察持枪着。等陈嘉庚语音一落，警察班长喊口令：“持枪，放！”

一阵枪响。

陈六使：“奏乐！”

乐队又开始演奏，陈嘉庚拿起铁锹掀土，幽默地：“兴学乃立国之本，为了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，我走入地狱了”

二爷焦急地：“阿龙，看来他是非挖不可了，怎么办？”

阿龙：“现在他挖的是没有主的坟墓，叫大家见机行事！”

阿嘉庚一边脱去西服掀地，一边说着：“坟墓里长眠着我们的先人，何谓先人，是比我们先走一步的人也。”

陈六使的铁锤飞舞，土石飞迸，他瞅了一下陈嘉庚。

几位工友围在陈嘉庚周围一字排开，他还兴致地：“诸位先人你们都有一个好去处安顿。非常感谢诸位

腾出这块安静宜人之地，将来可以兴办厦门大学，此是大贤大德的举动，我以为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开心！

吹园号的人停下了演奏对着吹拉管者：：这个陈嘉庚，真是一个怪人。

吹拉管者反驳地：“陈先生是再精明不够的，表面上他是与死人对活，其实是说给活人听的，好戏还在后头！”

大石火星四溅。

阿龙煽动地：“陈嘉庚在掘我们的祖坟了，墓主们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，冲呀！他说完领着几十位墓主冲向坟地，择坟而坐。阿龙在坟前又拍大腿又捶胸地：“爷爷你死得好苦，死了都不得安宁，现在陈嘉庚要掘墓，孙子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保护您！”陈嘉庚示意陈六使走向阿龙：“阿友，你爷爷是那一年过世的（指哭泣的墓）这墓又筑在那一年？”

阿权被迫地应付：“我爷爷死于光绪廿年，那年我七岁，我记得爷爷过了‘五七’后入土的”。

陈六使更加有把握地：“如果你想以死人来说诈我们，我将以扰乱公众治安罪起诉你，你再睁眼看看，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呢？”

阿龙瘫坐在墓碑边，虚张声势地：“虽然我阿龙大字不识几个，自己爷爷的坟，不会不认识的，（再一看石碑，拔匕首插地）如有差错，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！”

陈嘉庚朝阿龙投去怜悯的一瞥。

一排雇佣的墓主眈眈地观察着事态。

陈六使加速地发问：“你爷爷叫什么姓名？死于何年何月？”

阿龙：“我爷爷姓龙名大头，号猎狗，死了光绪廿年二月。”

眼前这一块墓碑清楚刻着：“中华民国三年，钱淑嫻女士之墓……”

陈六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：“阿龙，你们的闹剧该收场了，明明是一座女士的墓穴，你把它当作你爷爷的坟，还跪着、求着、哭着……这种丑事，如果张扬出去，别人都很难不信，世上那有这种不知廉耻之徒！”

阿龙指着碑文还嘴硬：“我料定你也是个睁眼瞎子，告诉你！我可是先有人都会我碑文，我才跪拜的，二爷你说是不是？”

二爷连连挥手。

站在二爷身边的青年耻笑地：“他也跪错了坟头，你二爷哭的是他的爸爸，可坟碑上写的是一名小男孩。”

全场沸腾了，陈六使很有节制地：“二爷，阿龙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一下，快带领你的弟兄离开此地！”很多招来的墓主早已有人向陈嘉庚作揖赔礼：“陈先生，抱歉，恕罪恕罪！；说完都纷纷离去，阿龙也夹在人群中脱离。

吹拉管的举起了乐器。他吹了一个破音，以示欢送。

陈六使的双眸闪烁着喜悦：我真想闭上眼睛，永远记住这一刹那，嘉庚哥，你真的能神机妙算？他们每走一

步，都会落到你设下的圈套。”

陈嘉庚语重心长地：“六使呀，当初你不是说过：‘读书有什么用？它换不了油盐柴米，今天可是应验了古人一名话：一字值千金，读书要用心！’”

四、新加坡海滩，陈敬贤卧室 夜

夕阳映衬着玫瑰它的彩云，把陈敬贤的卧室点缀得分外简朴与庄重，晚风吹拂着窗廉布，又神奇般的把陈嘉庚写的书信掀得很高很高，信的旁边俯卧着一只白色的猫，似乎它在欣赏着这封信。王碧莲悄悄地入卧室，顺手抱起了白猫，对着半卧半靠在床上的陈敬贤，由衷地：“敬贤，我看你今天很开心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，光前与爱礼的婚礼总算办完了，当时我以为爱礼是阿哥最宠的闺女，光前现在又是恒美熟米厂的经理，这次婚礼办得这么简单，我真担心他们不满阿哥的嘱咐……”

白猫头靠近王碧莲的腮边，它似乎懂灵性地放大了瞳孔。

陈敬贤面带笑容酣睡着。

王碧莲自嘲地口角一抿。

陈敬贤西服别着的主婚人飘带随着他的呼吸起伏着。

王碧莲一阵角电感，热泪一涌而出。

王碧莲的脸叠化一张五彩缤纷的红日光束，她沉浸在幻想的景象里：

旭日，披上朝霞闪闪发光的海洋。洁白洁净的浪花，一浪赛一浪，它由显幅转正常逆光光效，陈敬

贤："好累呀！"王碧莲："敬贤，我们好不容易偷一个闲"，她俩洒在海滩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陈敬贤："春天的大海原来这么美！"王碧莲："大海什么时候都很美，尤其是风停了不起浪的时候"，陈敬贤："不对，大海永远不会没有浪……"

他俩奔向大海，似乎去拥抱着太阳，陈敬贤继续地"它只有涨潮与落潮，阿哥说，他爱大海的海潮，喜欢在风里浪尖里游，我跟着他学过游泳，才知道涨潮比落潮更气魄，更爽快！" 涨

王碧莲："你不能再逞强了，敬贤，你身体不如你阿哥。清早和傍晚，大海也要休息一会儿，一到这时，大海都要停止了涨潮与落潮，何况是人哩！"

陈敬贤憨笑地："这么说人累了，是应该休息的。"

现实中的陈敬贤从酣睡中惊醒："碧莲，客人都在吗？我怎么睡着了！"

王碧莲："你睡得很香，客人们都走了……"

陈敬贤松了一口气。

王碧莲："亏得大哥在新加坡有一批朋友支撑着，今天林文庆先生当了礼他们的证婚人，助兴的人又多，婚礼倒是体面的。" 友

陈敬贤一边看着王碧莲阅读着陈嘉庚的书信，一边接过王碧莲，多情地："一定是阿哥的来信，快念给我听听……"

王碧莲："自去年七月十三日，在厦门浮屿角陈氏宗祠召开各界倡办厦大大会上，我当场认捐一百万，常年

费三百万，每年二十五万元。分十二年交清，都已落实，很好：今年二月，陈敬贤汇来三万……此款用于集美学校水产科开学，该校学制四年，学生免交膳宿费用，同时向德国购买了渔船机器在厦门自行装造渔轮一艘，供学生实习之用。”

陈敬贤夺过信，抢着念着“九月，要在集美设立医院，十一月图书¹⁵落成，还要几万元……”

王碧莲担心地：“现在叻（音ie，侨民称新加坡为叻埠）币汇率猛跌，去年阿哥捐给厦门大学四百万国币，当时二百二十元新加坡币可兑换一百元国币，而现在三百元叻币才能兑换一百，可我们赚的都是新加坡币，这样一年之间，我们必须多付三百八十万新加坡币。”

陈敬贤：“我知道阿哥的脾气，今后无论在他的面前有多少风险、磨难和波折，都是不会改变他的初衷。”

王碧莲一阵痛惜是：“敬贤”。

陈敬贤：“万事总要冒点风险，这样反而会把事情办得顺当些。”

王碧莲：“顺当。顺当得你不脱衣眼就睡着。”

陈敬贤边说边走近窗口：“其实好多事情¹⁶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！比如，阿哥一¹⁷话，在道南学校要废除方言教学，一律改用国语教学。我是校董事长，对此首创。自然实施，（嗽咳）……”王碧莲连忙递茶、捶背：“当心着凉，敬贤今天是不是多喝一些酒，一累了就容易咳嗽”

陈敬贤还陶醉着：“董事长要率先讲国语，这闽南语

与国语经常容易绞杂在一起，咬得腮帮子都疼。”

王碧莲豁达地：“敬贤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陈敬贤：“碧莲，你知道阿哥阿嫂在集美办学，外面的人到底有多少人谅解他，内他们更是孤雁单飞，独掌难鸣。”

五、厦门郑明辉女儿新房 夜

郑琼珠脱了婚纱后，一个人在新房里撕着床单，又摆嫁妆：“把我弄火了，我郑琼珠什么事情都会做！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！”

郑明辉夫妇在房门外捶着门，忧心地：“琼珠，乖乖，快开门！一个人关着门，坐在里面多气闷！”

郑琼珠一下倒在枕头上，又用枕头蒙住头：“走，走，你们都走！现在你们才想到要管我，（又起身），爸爸说李伯希这个好，那个好，好到……现在都不见人影。”好说完开门。

站在门口的郑明辉颤抖地：“年轻人都有些脾气，男人嘛，在外都有些应酬。”

郑夫人不满地：“哎，迟不应酬早不应酬，偏挑在新婚之夜，他太不把我们家放在眼里！”

郑琼珠趴在床上哭，郑夫人走近她劝慰地：“乖乖别哭了，听妈一句话，今天先忍一忍，慢慢和他算帐。”

郑琼珠沮丧着：“妈妈，都怪爸爸，这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！”

郑明辉从中周旋地：“琼珠，我看就不必与他们计较了”，这下惹怒了郑夫人：“郑夫人：“计较？李厚基干了多

少见不得人的事！他也只能计算你，碰到陈嘉庚，他就好象老鼠见到猫！”

郑琼珠：“怎么？”

郑夫人：“你爸爸这位亲家，身为^为省长可不知什么把柄落在陈嘉庚手里，不尽请他吃饭，演武场地照照发，而且下了禁烟令”。

郑明辉淡淡一笑：“所以，糊糊涂涂地^去过吧！我与陈嘉庚从小是同窗好友，又亲如手足，我的^去新娘今天健在，全靠他孝心至今，可是他又断了我的生计，闽南所有的鸦片烟苗全都拔掉了！”

郑琼珠：“爸爸你可不能象做一笔买卖，把你的女儿也卖了！”

六，王胡同烟馆 夜

在一盏美孚油烟上，吉田和子的手在装化着烟泡。

吉田和子递烟泡给李伯希，王胡同听着阿龙、二爷的报告，二名女侍在侧来回服务着。阿龙：“小的今天出了丑，坏就坏在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误了事不说，也让王先生破费了。”王胡同：“破费事小，我怎么向日本人交待？”，二爷媚俗地：“那只能请吉田和子小姐在日本大班面前通个气，求个情。”

吉田和子嘻嘻地笑着：“我只能扰乱李公子的新婚之夜，棒打鸳鸯了！非得在今天夜上向李公子通个气，求个情。”

李伯希边动手动脚边调情地：“小姐，你不过想试探一下我的胆量是吗？你早说过，我不是一个对女人有吸引

力的男人，你待我的柔情只不过是對我獻獻殷情。”

吉田和子一示意，王胡同嘻嘻一笑：“大家都是朋友，就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最近你爸爸保護日本人在廈門的利益太不着力，干脆我們製造一個綁架你的事件！”

李伯希喘着粗氣：“綁架我？我怎麼可以？”

二爺脖子一偏：“重振我幫會元氣！綁架了李公子，我們正好借梯下樓”，阿龍湊熱鬧：“陳嘉庚請我們吃了一盤蒼蠅，借此機會，讓弟兄們吐吐出這口惡氣。”

李伯希：“綁架我無非給我父親施加壓力，打打我岳你的威風，除此之外，你們還能達到什麼目的？現在是陳嘉庚拖着他倆的鼻子走。”

王胡同火了：“這都是你父親的不是！你父親給陳嘉庚發了地照，關閉了高爾夫球場，眼看着這煙館也保不住了……”，阿龍附和：“這口氣怎麼能咽得下去！”

吉田和子獻媚地朝着李柏希：“李公子，你是拿日本人薪水的，總不能束手旁觀吧？”

李伯希還是理由十足地：“陳嘉庚安排得天衣無縫，廈門大學籌備委員會的^{主任}委員，個個都是赫赫有名的名人：蔡元培、黃炎培、汪精衛、余日章……，而且他們推薦了鄧萃英當上了廈大校長。”

王胡同脫口而出：“一聽這些人的名字，我的氣那知道從那兒出！”

吉田和子狠盯王胡同一眼。

李伯希更加興頭上：“陳嘉庚要興辦廈門大學，在全國引起了轟動，各地報刊紛紛報導陳先生辦學的業績，

有记者为此采访过徐世昌大总统。”

阿龙与二爷惊讶地：“徐总统都发话了。”

李伯希：“你们说一说，这~~样~~的人我~~能~~奈何得了他？吉田和子小姐，如果你手下缺钱化，这次绑架了我，向我岳你敲敲竹杠，也许弟兄们手头上松一些。我想，和子小姐还不至于潦倒到这种程度吧。”

吉田和子站了起来：“论教育，我比你~~李~~公子更崇敬陈先生，他为了达到目的默默献出自己的一切！可你父亲是本省的督军，陈嘉庚请~~李~~登登报，他就退让三分。传一~~李~~话给你父亲，务必请他关照日方的利益……。”

李伯希轻浮想吻吉田和子，和子拒绝：“就为了告诉我这句话，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。”

吉田和子妩媚地：“快回到太太身边去，不然你太太真以为你~~被~~人绑架了。”

李伯希操一口生硬的日语：“吉田和子，我们很久没有碰在一起亲热了，亲爱的。”他说着扑向吉田和子，吉田和子再次推辞，然而~~她~~转向王胡同他们，严正地：都下去，你们这一批人太烦人！”

李伯希被和子~~勾~~人的媚眼，弄得目眩神摇：“求求你，我要你的恩赐，你的爱！”

吉田和子：“不行！”李伯希：“怎么？”

吉田和子进一步：“你看人家陈嘉庚一个人要倡办一所大学，他心中所筹划的规模，并不亚于日本的帝国大学，这种人才有刺激！”

李伯希^花弄地：“这么说，你也能容忍日本公司的利益在这里受损！”

吉田和子^用落地坐了起来，用手^用搂过李伯希，^用怩怩地：“我敬佩雄心，更爱着为善雄心而又有勃勃生机的男人。”

李伯希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吉田和子一笑：“亲爱的，今天我总算没有把你白请来。”

李伯希：“我爱你！”

他俩搂着，拥着。

七、厦门郑明辉客厅 白天

郑明辉一家及陈嘉庚夫妇坐在客厅内。郑明辉还得意地：“昨天伯希为请嘉庚叔喝喜酒。结果在路上遇到些麻烦，引起了一场虚惊。”陈嘉庚夫妇不知何故，李伯希讨巧地：“侄儿敬仰嘉庚叔已久，大喜的日子没^有叔叔在场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”

陈嘉庚：“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今后只要你们俩口子和睦睦，我们当长辈的也就心满意足。”

郑明辉长叹一口气。

陈嘉庚：“怎么啦？”

郑明辉夫人：“说也来让嘉庚叔笑话，一场婚礼下来，我们家已经山穷水尽了。”

陈嘉庚夫妇惊奇地交流。

郑夫人有些恳求：“明辉经营过烟馆是不地道，可是